

从“天价荔枝”说到荔枝之精贵 想吃荔枝有多难 乾隆只能解解馋

不久前,北京某商场里出现了1049元/斤的天价荔枝,不禁让人感叹,这荔枝之精贵,真是数百年如一日。

晚唐诗人杜牧三首《过华清宫》天下闻名,其中最脍炙人口的这一句“一骑红尘妃子笑,无人知是荔枝来”,讲的就是唐玄宗为博宠妃杨玉环一笑,费尽人力运送荔枝一事。古人吃荔枝能翻出多少花头?为了吃上一口荔枝又要花上多少功夫?这些都被白纸黑字一一记了下来,各位不妨打开冰箱拿出一枚家中的荔枝,让我们借这篇小文穿越千百年的时间,与先人雅士遥遥共食。



清 华岳《啖荔图》局部 辽宁省博物馆藏

□承朗

千般风味的荔枝

白居易《荔枝图序》写荔枝“朵如葡萄,核如枇杷,壳如红缃,膜如紫绡,瓤肉洁白如冰雪,浆液甘酸如醴酪”,这红缃紫绡写尽了荔枝的模样,“甘酸如醴酪”却尚未写透荔枝的口感。

我们现在仍能吃到的火山荔枝,早在唐代就已见载。咸通年间曾于岭南供职的段公路在《北户录》中写梧州的火山荔枝“夏初先熟,而味小劣。其高潘州者最佳,五六月方熟。有无核类鸡卵大之者,其肪莹白,不减水精。性热、液甘乃其实也”,原来早在唐时,就已经培育出了无核的荔枝。

杜甫在四川戎州(今宜宾)东楼上吃到过绿荔枝,先有《宴戎州杨使君东楼》中“重碧拈春酒,轻红擘荔枝”,再有《解闷》时重见荔枝的“京中旧见君颜色,红颗酸甜只自知”。反复追忆,足见荔枝味之出挑。

光是蔡襄的《荔枝谱》中所列举的福建荔枝,就足足有32个品种。有些名字来历听着就很有趣,比如其中一品“十八娘荔枝”,色深红而细长,据传是闽王王氏的第十八个女儿特别喜欢的品种,连最后长眠的坟家边上都有这样一棵荔枝树。

也有叫“钗头”的品种,一颗颗又红又小,可以点缀在妇人女子的簪翘之侧,所以尤为珍贵。

苏轼《惠州一绝》说自己“日啖荔枝三百颗,不辞长作岭南人”,这一下子吃这么多,也是容易有不适反应的。《本草纲目》便直言“食荔枝多则醉”,也就是我们口语常说的“荔枝热”。李时珍有言“荔枝气味纯阳,其性畏热。鲜者食多,即龈肿口疼,病齿及火病人尤忌之”,吃多了就是容易上火,但解法也很简单,“以壳浸水,饮之即解”。

来之不易的荔枝

司马相如《上林赋》“答遯(tà)离支,盖夸言之无有”,将荔

枝一物称作“离支”,正是因为精贵的荔枝从枝上采摘下来之后,极难保鲜,味道一日一变。

白居易《荔枝图序》更是言明“若离本枝,一日而色变,二日而香变,三日而味变,四五日外,色香味尽去矣”。如此,远在长安或其他地方的人,想要吃上一口岭南、涪陵的荔枝,可真的要花费不少心思。

美人一笑从来难得,春秋时有周幽王为博欢心点燃烽火戏诸侯,《新唐书·杨贵妃传》也有“妃嗜荔枝,必欲生致之,乃置骑传送,走数千里,味未变,已至京师。”一说。不过,为了吃到荔枝这么折腾人的,可不仅仅是玄宗玉环二人。

汉武帝为了吃到荔枝,甚至还特意建造了一方“扶荔宫”呢。《三辅黄图》卷之三有详细记载,“扶荔宫,在上林苑中。汉武帝元鼎六年,破南越,起扶荔宫,官以荔枝得名,以植所得奇草异木。”那会儿的南越国就是岭南,在广东、广西、海南及港澳那一带。汉军南征,灭掉南越之后,直接移植了一批荔枝树回长安,想过上在家就能吃上荔枝的日子。

不过这头一批移植来的荔枝树全部水土不服,当年秋天就死光光了。后来虽说也尝试了很多次,结果也只是在移植和死光这俩之间重复动作罢了。

往后的几年里,也不是没有侥幸活下来的孤勇者。不过也就活下来多长些枝叶,并没能活到结出可口荔枝的程度。光是这样,就已经让汉武帝格外重视了,以至于后来荔枝树委顿枯死,连连诛杀了数十个相关的负责守吏。

值得一提的是,扶荔宫遗址,就在如今的陕西韩城县芝川镇南门外。据《陕西韩城芝川镇汉扶荔宫遗址的发现》,出土了“夏阳扶荔宫令辟,与天地无极”十二字篆书方砖,至此已有实证。

现在已经知道一般人家吃不起荔枝了,然而富贵人家也不能想吃多少就吃多少。就算是乾隆皇帝自己,吃一次荔枝的数量也少得可怜。清册《哈密瓜蜜荔枝底簿》有载:

乾隆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,交来荔枝二十个,随果品呈进。上览过,恭进皇太后荔枝一个,仍差首领萧云鹏进谏。赐皇后、令贵妃、舒妃、庆妃、颖妃、婉嫔、忻嫔、豫嫔、郭贵人、伊贵人、和贵人、瑞贵人,每位鲜荔枝一个。

皇帝一下就只拿到二十颗荔枝,还要给一官的人分着吃。分着吃就算了,每个人还只能吃到一颗。不过也不是次次只能拿到二十颗,也是有记载过一下子拿到六十四颗的呢:

初二日,下荔枝十一个,吊下六十四个。

上进四个;插瓶用两个;

给裕皇贵妃鲜荔枝二个;愉妃一个;

六阿哥、八阿哥、和敬固伦公主、绵思阿哥、绵亿阿哥、绵惠阿哥每位鲜荔枝一个;

阿桂、诚亲王、三宝、英廉、金简、曹秀先、曹文植、丰绅音德每人鲜荔枝一个;

颖妃、容妃、惇妃、顺妃、诚妃、循妃、林贵人、禄贵人、明贵人、十公主、十一阿哥、十五阿哥、十七阿哥每位鲜荔枝一个;

睿亲王、庄亲王、郑亲王、肃亲王、福隆安、和珅、梁国治、董诰、福常安、永福、扎拉丰阿、德勒克、巴特、丹巴多尔济、丰绅吉伦、喀宁阿、海兰察、德保、孙权、台蒙阿、巴钟、嵇璜,每人鲜荔枝一个;

热河堪布喇嘛鲜荔枝一个;札什伦布堪布喇嘛鲜荔枝一个。

这荔枝拿多了就是不一样,这一次皇帝一个人能吃上四个,甚至还匀出两个插在瓶里作观赏用。奢侈!大气!富贵!(不过剩下的阿哥、妃子们还是一人一个)

行文至此,忍不住要去多吃几颗荔枝,享受一下皇帝都不曾达到的奢华标准。

据“博物馆看展览”公众号



扫码下载齐鲁壹点
找记者 上壹点

编辑:马纯潇 组版:刘燕

7月25日,一段“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”的短视频刷爆了朋友圈。总有办法的二舅一辈子都在创造和修复,包括自己。

可是如果不是那次发烧,如果没有一天内打了四针导致残疾,小时候总是考全校第一的天才二舅,或许就考上了大学,拥有更多人生选择。那么,打针怎么会导致残疾呢?把“二舅”打残的“屁股针”为何慢慢消失了呢?

“屁股针” 曾经很流行

其实在曾经“屁股针”流行的岁月,二舅这样的事并不罕见,尤其在医疗技术较差的农村。

但因为时间久远,视频里的信息也有限,二舅到底是怎么残的已无从考究,但借着二舅视频,小助想跟大家说一下如今几乎已经消失的“屁股针”。

打针在医学上叫做注射,是药物进入身体的方式之一。根据具体刺入部位不同,能再分成皮内注射、静脉注射、肌肉注射、皮下注射等等。

屁股针其实就是在臀部进行肌肉注射的药物摄入手段,曾经是非常主流的方法,尤其是儿童,几乎没有人没有挨过屁股针的扎。

因为臀部肌肉比较厚,刺激小,不易扎到较深部的血管,也可以避免伤到骨头;另外,这里肌肉组织疏松,血管丰富,有利于药物吸收。

但需要注意的是,臀部周围有许多神经的分布,因而为了避免伤到神经,臀部的针都是打在单侧臀部的外上1/4处。

“屁股针” 带来的痛苦

不知道从啥时候开始,“屁股针”越来越少见了。为什么呢?最重要的是因为太疼了!

在我们眼中小小的一根针管,在我们的屁股看来却是一根擎天柱!据统计,医院最细的针管规格为0.45毫米,而我们的肌肉细胞只有0.06毫米,通常情况下,皮内注射只需要刺入皮下0.5毫米,而打屁股针要刺入皮下2.5-3厘米,才能突破皮肤和屁股上厚厚的脂肪层,到达肌肉,这意味着屁股针的伤口面积是打点滴的20倍。

屁股上虽然肉比较厚,但是神经也多,自然疼痛感更强烈。

并且注射完屁股针后,药液还是会停留在肌肉中半小时,甚至更久。也就是说,难堪的屁股疼也要继续伴随一段时间……

“屁股针”还容易引发并发症。肌肉注射可能会引起局部组织水肿,形成硬结,影响药物吸收。还有些人在接受肌肉注射后会出现皮肤感染的症状,

用药部位红肿、疼痛,甚至感染和化脓。

臀肌挛缩和坐骨神经损伤也是常见的肌注射副作用。

若臀部注射时,反复注射,导致肌肉之间出现筋膜增生等现象,从而就会引起臀部肌肉组织坏死和继发性感染,医学上称为“臀肌挛缩”。臀肌挛缩也会影响行走,导致残疾。目前对于二舅的状况大家更倾向于臀肌挛缩的可能。

坐骨神经损伤更容易理解,当注射位置偏离绿色安全区太远,就有可能影响到坐骨神经,严重时影响到整个下肢的肌肉力量和活动,造成瘫痪。

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打屁股针太尴尬了,屁股作为我们身体比较私密的地方,现代人越来越注重个人隐私,轻易地将隐私部位暴露在公众面前,有损个人形象,这也是屁股针越来越少的主要原因。

医学进步 告别“屁股针”

我们长大的这几十年中,药物已经发生了很多变化。比如,小时候感冒发烧,医生爱开青霉素,刺激性大,容易过敏,只能通过肌肉注射,慢慢推入药物起作用,但目前有更安全不易过敏的药物,比如头孢,可以用起效更快的静脉注射。

药物种类多了,味道好了,剂型丰富了,制剂技术进步了……都帮助我们填补了原来屁股针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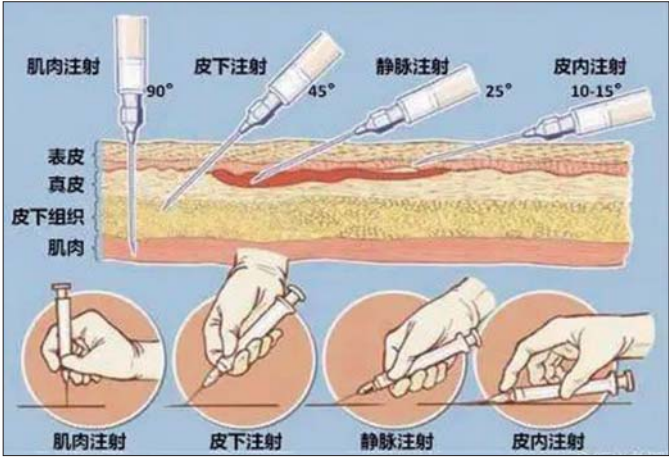
剩下的肌肉注射主要是疫苗接种,只不过由于使用的药物容积很小,肌肉厚度小一些的上臂也完全可以“容得下”,而且更为方便,从而主要选择上臂接种,以及有些儿童时期的大腿肌肉注射。

当然,今天对某些药物来说,依然有臀部肌肉注射的空间,屁股针最适合它们的吸收利用。比如某些维生素制剂、糖皮质激素、治疗肺结核的链霉素等等。

因此,屁股针也不会完全消失。

最后,希望世间所有像二舅一样平平凡凡的普通人,永远隐秘而伟大、卑微而倔强地活着,拥抱只此一次的人生。

据“京医会”公众号



注射方式示意图